

doi:10.19920/j.cnki.jmsc.2025.03.003

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①

——来自69个国家的经验证据

于晓宇^{1, 2, 3}, 孟晓彤^{1, 2, 3, 4*}, 邱亚芹¹

(1.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2. 上海大学上海企业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3. 上海大学数字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200444; 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 本文探讨营商环境是否以及提升哪一类创业者的幸福感。具体地, 本文检验了营商环境对机会型和生存型两类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差异。通过匹配全球创业观察、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三个数据库,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69个国家、19 577个个体的宏观和微观混合数据, 并运用跨层线性回归方法检验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营商环境正向影响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优化营商环境对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积极作用更强。本研究不仅将优化营商环境的功能价值从鼓励创业进入拓展到提升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还进一步揭示优化营商环境会扩大机会型与生存型两类创业者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距。研究结论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丰富了创业者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并对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有一定政策启示。

关键词: 营商环境; 主观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者; 生存型创业者; 不确定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5)03-0034-25

0 引言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业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关键^[1], 也是促进创新创业活动的沃土^[2]。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促进创业的政策着力点。学界探索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提升创业吸引力的作用^[3, 4], 但优化营商环境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潜在创业进入者的鼓励, 还在于提升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5, 6]。

Fritsch等^[7]最先认识到了营商环境对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是研究营商环境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奠基之作, 但并未针对这一关系给出理论解释。既有研究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帮助创业者解决资源不确定性这一创业关

键障碍^[3], 这为营商环境和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发。根据不确定管理理论^[8, 9], 当面临高不确定性, 个体会努力在环境中寻求可预测的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营商环境决定了环境中创业资源和机会容量^[3], 影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10, 11]及其主观幸福感^[12]。据此, 本文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 首先检验“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为营商环境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的功能价值方面提供经验证据。

不同类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首先, 机会型创业者更倾向进入创新性市场或进入技术壁垒较高的行业^[13, 14], 因而面临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15]。其次, 根据吸

① 收稿日期: 2022-04-27; 修订日期: 2023-02-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2232010, 72402125, 72091310, 72091315); 上海市智库青年领军人才专项课题(2024TRC018)。
通讯作者: 孟晓彤(1994—), 女, 山东青岛人, 博士。Email: mengxiaotong_jy@163.com

引-选择-摩擦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ASA) 理论^[16, 17], 被吸引入创业的机会型创业者更在意整个创业过程, 对于降低创业过程中不确定性的需求更高。根据不确定管理理论^[8], 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不确定性, 因此会为面临高不确定性或有高不确定性降低需求的创业者带来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影响将一定程度导致幸福感在创业者群体的不平衡, 进而影响国家或区域各类创业者的比例, 这也是政策制定者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此外, 既有关于制度环境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虽然尝试考虑了个体差异, 但聚焦比较创业者和雇员这两类群体^[7], 并未充分考虑创业者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度环境和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的发展。由此, 本研究探究“对不同类型的创业者, 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这一问题。

本文整合了全球创业观察数据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Doing Business, DB) 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三个数据库, 构建包含 69 个国家、19 577 个体的混合数据库, 检验上述两个科学问题。本文主要理论贡献在于: 首先, 拓展营商环境作用效果的研究, 丰富了对“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的理解。既有研究聚焦检验营商环境对促进潜在创业者进入的作用, 却鲜少关注营商环境对创业者幸福感的重要影响, 本研究为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其次, 解释并检验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创业者类型而呈现显著的差异。区别于将创业者视为同质群体的研究^[5], 本研究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 提出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面临的不确定水平的差异会导致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发生变化, 发现相比生存型创业者, 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更为有利。最后, 本研究与创业者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形成学术对话, 揭示了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深层理论逻辑, 为创业群体内部幸福感异质性提供稳健经验证据。

1 文献回顾

1.1 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

营商环境是企业从事创业等活动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要素的综合^[18]。营商环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内的企业从进入、运营到退出的全过程所需要的成本。既有研究主要从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入手, 探索“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这一问题。这类研究聚焦关注营商环境对区域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在区域层面, 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要素决定了区域的创业活跃度^[3, 4, 19, 20, 21]。在个体层面, 研究主要从政府服务效率入手聚焦考察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对创业者进入的影响^[22], 包括破产制度、行政审批、商事制度改革、税收制度等^[2, 23, 24]。少量研究从营商环境整体水平入手探索其对创业的影响^[1, 25]。

由此, 既有围绕“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这一问题的研究, 大多聚焦于探索营商环境各要素对创业的影响, 对于营商环境整体水平的作用关注不足。此外, 这些研究虽然已经关注到了营商环境对于个体层面变量的影响, 但主要聚焦于潜在创业者这一类群体, 一致认为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创业进入成本, 促进潜在创业者的创业进入^[23, 24]。然而, 营商环境的功效并不局限于“筑巢引凤”或“东山再起”,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创业者的幸福感也至关重要^[5], 而这一点目前还缺少经验证据。相比于潜在创业者, 创业者需要面临更多的创业压力源^[26], 特别是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压力源^[27]。因此, 营商环境帮助创业者应对创业压力源的功能对于创业者更为显著, 特别对于创业者的幸福感尤为重要^[5, 7]。

1.2 制度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确定管理理论视角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28, 29], 是一种重要的创业幸福感^[30]。自 Wiklund 等^[31]呼吁研究者应重视探索制度环境对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之后, 创业领域学者开始关注宏观制度因素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5, 7, 32, 33]。截止目前, 关注制度对创业者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认为制度环境会影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进而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7, 33-36]。

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制度环境^[37],会影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创业者的幸福感^[11, 38]. 虽然 Fritsch 等^[5, 7]认识到了营商环境对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研究营商环境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奠基之作. 但这些研究重点针对营商环境对创业者和雇员主观幸福感差异性影响做出数据检验,发现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强,并未针对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做出充分的理论解释,也并未考虑创业者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

创业者的创业动机、能力等都是有差异的^[39],这些差异造成了创业者对降低不确定性需求的差异性,从而影响制度环境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概念以及测量^[40]. 受“推动”因素影响而开始的创业被称为生存型创业^[41],是个体为避免失业、没有其它更好工作选择而被迫进行的创业^[42, 43]. 受“拉动”因素所驱使的创业被称为机会型创业,是个体为追求新机会、创造新价值而主动进行的创业^[44, 45]. 根据吸引-选择-摩擦理论^[16, 17],被吸引成为创业者的个体不仅具有和创业更为匹配的能力和资源^[46, 47],还对创业充满兴趣^[46],因此更在意整个创业过程而非仅仅创业结果. 由此,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会更在意整个创业过程中的各类事件,对于降低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需求更高. 此外,由于创业动机和创业能力的差异,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会倾向开发不同类型的创业机会^[42],面临不同水平不确定性. 由此,根据不确定管理理论^[8],营商环境降低创业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功能对于机会型创业者更为显著^[9],这意味着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因创业者的类型而有所差异. 检验营商环境对生存型和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营商环境作用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理论解释.

2 研究模型和理论假设

2.1 营商环境与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根据不确定管理理论^[9],本研究推断良好的

营商环境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大量可预测的信息,降低了创业者在搜索降低不确定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或付出的成本,进而提高了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首先,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外商以及国内的生产性投资^[18, 37],使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降低融资的不确定性^[48]. 融资不确定的降低可以减少创业者为获取资金而损耗的时间、精力等资源,提高创业者主观幸福感^[49]. 此外,充足资金支持有助于创业者运营企业,帮助创业者应对创业压力源,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50].

其次,良好的营商环境会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创业者在政治、司法等领域从事非生产性活动所做的努力,激励创业者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生产性活动^[25]. 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政府在产权保护、司法公正、契约履行、政府守法等方面高效^[51].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通过市场创造财富的收益将比较高,而通过影响政治和司法获得再分配利益的机会并不大,因此创业者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生产性活动^[25]. 将资源配置到生产性领域可以促进企业成长,最终提高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2.2 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生存型创业者和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差异和创业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两者主观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29]. 首先,创业需求差异是造成两者主观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原因^[52]. 具体而言,生存型创业者为逃离失业而被动创业,更多是基于金钱等外在需求而进行创业^[53];而机会型创业者更多是受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工作独立愿望的驱使^[41, 54],有更高的内在动机^[55].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56],拥有内在动机的个体比拥有外在动机的个体更能体验到幸福感. 因此,机会型创业者会比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其次,根据个人-环境匹配理论^[57, 58],创业者幸福感取决于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和创业工作要求的匹配性. 机会型创业者通常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和资源禀赋等^[59],可以识别到更多的创业机会^[60, 61],因此会体验到更高的个人-创业匹

配感^[29]. 然而, 相比于机会型创业者, 生存型创业者由于自身创业能力较低、创业资源不足^[53], 会体验到较低的个人-创业匹配感^[62], 因而主观幸福感较低. 此外, 虽然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机会型创业者倾向于开发创新性机会^[14, 42], 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 但是机会型创业者具备的较高创业能力和拥有的丰富资源^[62]可以帮助其应对这些不确定性, 因此不确定性对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会被降低. 综上,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机会型创业者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2.3 创业者类型对营商环境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尽管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提升创业者的幸福感^[5], 但是影响程度会“因人而异”. 首先, 生存型创业者倾向于选择低创新的传统行业^[63], 机会型创业者倾向于追求创新性机会^[13, 14]. 创业机会的创新程度越高, 不确定性就越高^[11, 64]. 因此, 机会型创业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搜集、分析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8]. 营商环境的优化可以减少创业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25], 因此创业者“搜寻能够降低不确定性信息”的努力或付出的成本也会降低. 与生存型创业者相比, 机会型创业者降低的程度会更大, 因此体验到的幸福会更高.

其次, 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高质量的政府政策和服务、透明高效的司法、行政和税收体系^[18], 这可以为机会型创业者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以降低开发创新性机会时面临的不确定性^[42]. 不确定水平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8, 65]. 而生存型创业者更聚焦开发低创新性机会, 因此营商环境降低不确定性的这一功能对于提高生存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而言影响非常有限.

最后, 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促进创业活动的同时加剧了市场竞争^[1, 37]. 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机会型创业者拥有较强的创业技能和较多社会资本^[63], 因此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开发机会, 体验到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与之相对, 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能力较弱^[62], 在开发创新产品、市场拓展及塑造企业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劣势^[63, 66, 67], 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失败概率较高^[59], 由此会体验到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 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机会型创业者更能够从营商环境优化中受益.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机会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积极作用更大, 即营商环境的优化会扩大机会型创业者与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差距.

综上,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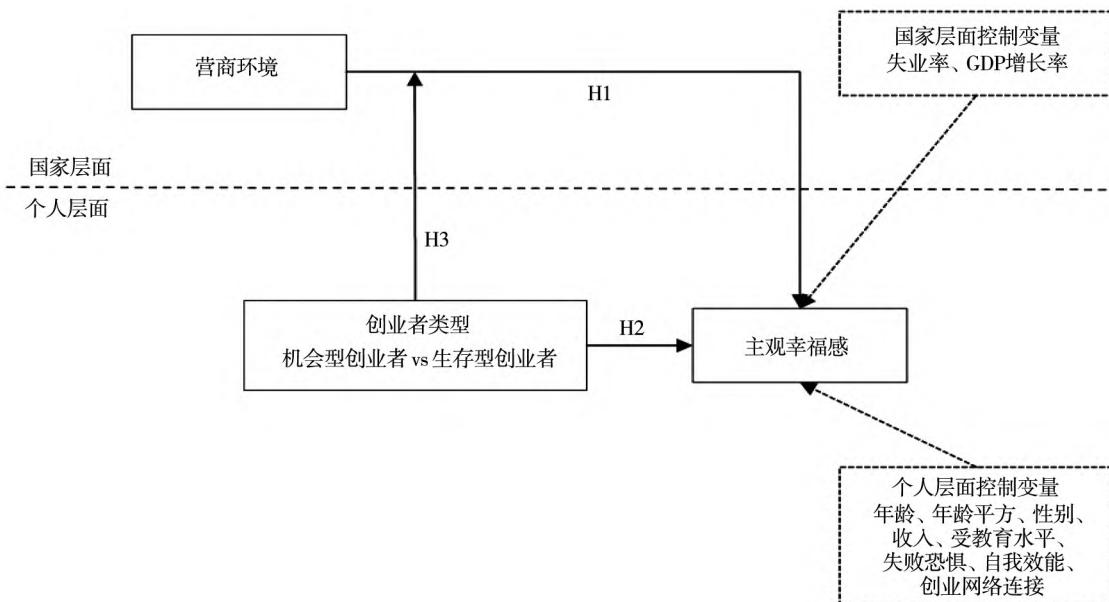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成人口调查数据库(Adult Population Survey, APS)作为个体层面的研究数据来源。2013年的GEM项目调查纳入幸福感这一专题模块,这使得本研究能够获取有关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此外,GEM项目区分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为本研究所需的创业类型提供了数据。最后,GEM遵循横截面设计,非常适合与其他数据匹配进行跨层研究^[68, 69]。为了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研究模型,本文进一步结合来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DB)以及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的国家层面数据。其中,营商环境取自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②,该报告对190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及其执行进行了客观度量,成为目前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营商环境评估报告^[70]。

本研究根据年份及国家名称对上述宏微观混合数据进行合并,数据处理步骤如下:首先,关注年龄在18岁~64岁的创业者,因为相比其他年龄的个体(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些人更可能依靠工作收入生活^[29]。其次,剔除了退休或残疾人、家庭主妇、学生等非就业个体。第三,排除既不是机会型创业者也不是生存型创业者的样本。最终,仅保留所有相关变量数据完整(即无缺失值)的样本。本研究最终保留覆盖69个国家的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的有效样本19 577份。

3.2 变量与测量

3.2.1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28, 29]。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状况整体的认知判断^[71, 72],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也是迄今为止衡量幸福感最常用和最有效的代理变量^[73]。本文遵循既有文献的做法^[52],使用GEM

项目中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5个题项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衡量(表1)^[73]。主观幸福感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9。

3.2.2 自变量:营商环境

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营商环境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得分进行衡量。该指数是由开办企业、注册资产、合同执行、申请建筑许可、获取电力供应、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办理破产、跨境贸易和获得信贷十个子指标得分整合计算而来,用于评估一国的营商环境水平^[74]。营商环境得分取值分布区间为0~100,得分越接近100,则表示营商环境越完善。

3.2.3 调节变量:创业者类型

GEM项目将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二者分别对应的题项为“是否进行早期机会型创业”和“是否进行早期生存型创业”。基于此,本文构建机会型创业变量,如果个体正在进行机会型创业,赋值为1;如果个体正在进行生存型创业,则赋值为0。

3.2.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35, 52],本文对个体层面的创业者年龄及年龄的平方、性别、收入、受教育水平、失败恐惧、创业网络连接以及自我效能进行控制。首先,创业者年龄及年龄的平方、以及受教育水平均与人力资本有关^[75, 76]。人力资本是决定职业成功的关键资源^[77],决定了个体的幸福感水平^[78]。其次,相比于男性创业者,由于女性创业者会受到更多性别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76],因此会体验到更多的压力^[79, 80],从而影响幸福感^[81]。再次,由于标准经济模型通常假设个体幸福感取决于收入^[82],因此控制个体收入这一变量^[50, 71, 83, 84]。最后,参考De Clercq等^[84]的研究,进一步控制失败恐惧、创业网络连接以及自我效能这三个变量。具体地,第一,创业失败恐惧会使创业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创业过程中的负面信息,从而使得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体验到更低的主观幸福感^[85]。第二,与现有创业者的网络联系是创业者的一类重要社

② 源数据可在项目网站(doingbusiness.org)下载。

会资本^[42],可以为创业提供重要资源,影响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第三,自我效能感高的创业者更有信心抵御创业风险并乐观地面对创业过程中的压力和挑战,由此主观幸福感较高^[86].

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参考 Stephan 等^[32] 和 De-Clercq 等^[84] 的研究,控制了失业率、GDP 增长率.

失业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创业者数量. 此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7, 87]. 因此,本文控制了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使用 GDP 增长率以反映该国经济增长速度^[88]. 变量详细测量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Table 1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根据 5 题项“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接近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目前为止,我已经得到了我想从生活中得到的重要的东西”和“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基本上不会做任何改变”的平均得分进行赋值(1~5 Likert 量表)	GEM
自变量	营商环境	所在国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得分	DB
调节变量	创业类型	如果受访者正在进行机会型创业,赋值为 1,如果受访者正在进行生存型创业,则赋值为 0	GEM
控制变量	年龄及其平方	受访者报告的年龄及其平方值	GEM
	性别	男性赋值为 0,女性赋值为 1	GEM
	收入	根据受访者收入所属的社会层次进行赋值(0~2),0 表示属于社会层次最低 33%,1 表示属于社会层次中等 33%,2 表示属于社会层次最高 33%	GEM
	受教育水平	根据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进行等差赋值(0~6),0 表示仅受过学前教育及以下,6 表示受过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及以上	GEM
	失败恐惧	根据题项“害怕失败是否会阻止你创办新企业”进行赋值,如果“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GEM
	创业网络连接	根据题项“你是否认识最近 2 年内创办企业的创业者”进行赋值,如果“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GEM
	自我效能	根据题项“你是否具备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进行赋值,如果“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GEM
	失业率	所在国的可以工作或正在找工作但是却没有工作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单位: %	WDI
	GDP 增长率	按 2010 年不变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单位: %	WDI

3.3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在 19 577 个样本中,选择机会型创业的个体比例为 73%,选择生存型创业的个体比例为 27%. 相关性方面,营商环境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 ($\beta = 0.147, p < 0.001$),机会型创业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呈显著正相关($\beta = 0.146, p < 0.001$).

图 2 显示了本文所关注的 69 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分,以及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

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 比较不同国家两类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差距会发现,这种幸福感差距会随营商环境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3.4 模型估计

由于本文的个体层面样本嵌入在国家层面样本中,因此采用跨层线性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32, 72, 89],探索国家层面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个体层面)的影响. 跨层线性回归模型使本文能同时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行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主观幸福感	1.000											
营商环境	0.147 ***	1.000										
机会型创业	0.146 ***	0.076 ***	1.000									
年龄	0.069 ***	0.140 ***	-0.032 ***	1.000								
性别	-0.026 ***	-0.090 ***	-0.059 ***	-0.010	1.000							
收入	0.127 ***	0.081 ***	0.151 ***	0.011	-0.105 ***	1.000						
受教育水平	0.144 ***	0.302 ***	0.180 ***	-0.003	-0.095 ***	0.301 ***	1.000					
失败恐惧	-0.042 ***	0.009	-0.057 ***	0.012	0.042 ***	-0.050 ***	0.019 ***	1.000				
创业网络连接	-0.006	-0.035 ***	0.078 ***	-0.039 ***	-0.034 ***	0.106 ***	0.084 ***	-0.054 ***	1.000			
自我效能	0.039 ***	-0.038 ***	0.064 ***	0.026 ***	-0.052 ***	0.066 ***	0.032 ***	-0.178 ***	0.148 ***	1.000		
失业率	-0.043 ***	0.104 ***	-0.043 ***	0.004	-0.064 ***	0.009	0.133 ***	-0.009	-0.033 ***	0.040 ***	1.000	
GDP 增长率	0.010	0.141 ***	-0.066 ***	-0.012	-0.025 ***	-0.036 ***	-0.060 ***	-0.010	0.021 **	-0.010	-0.247 ***	1.000
最小值	1	35.434	0	18	0	0	0	0	0	0	0.210	-14.073
最大值	5	89.541	1	64	1	2	6	1	1	1	29	10.103
均值	3.453	64.911	0.730	36.570	0.401	1.111	3.152	0.274	0.659	0.840	8.102	2.896
标准差	0.964	9.852	0.444	11.056	0.490	0.833	1.447	0.446	0.474	0.367	5.807	2.952

注: $N = 19\,577$;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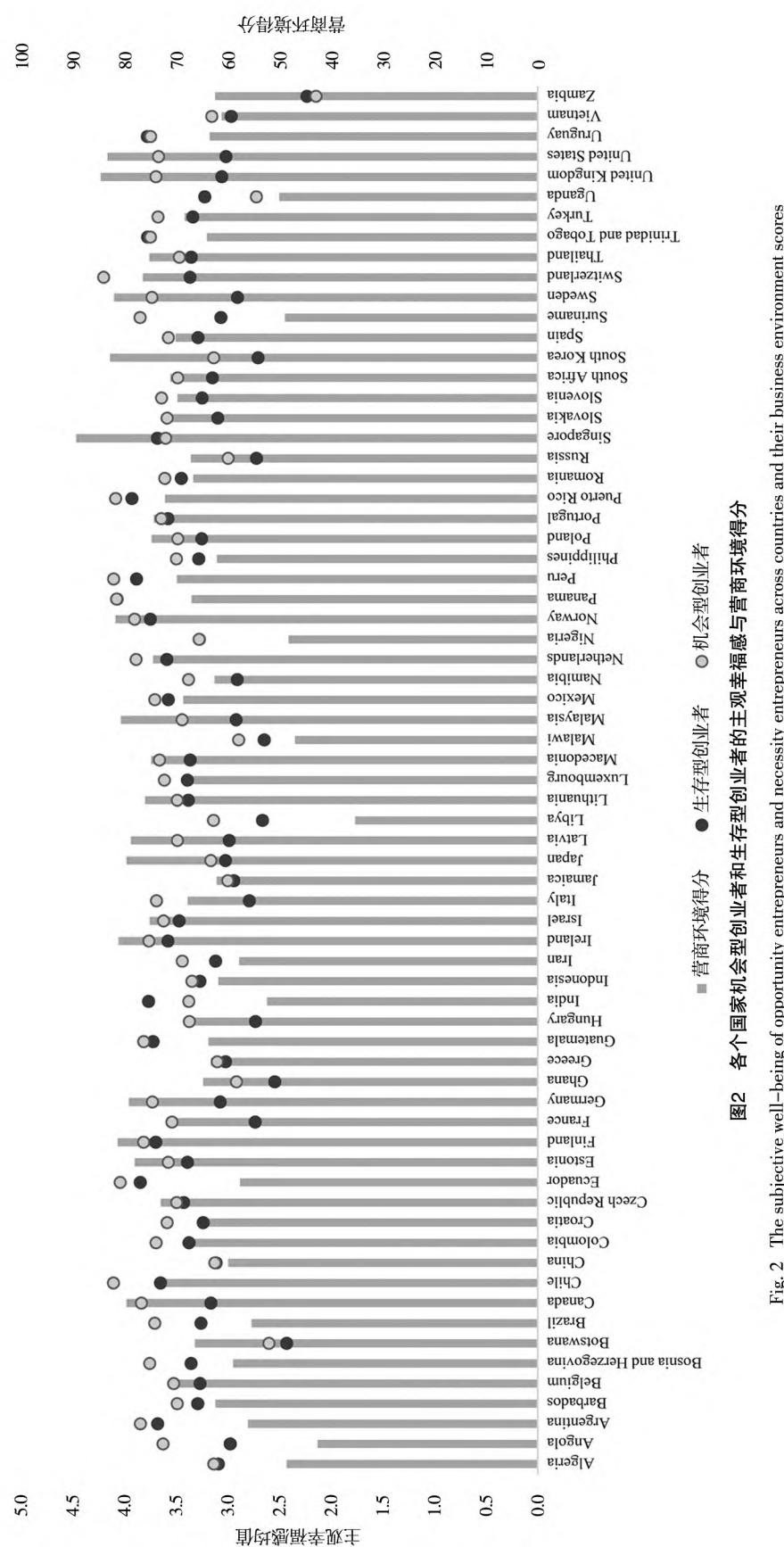


图2 各个国家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营商环境得分
Fig. 2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ir business environment scores

分析,从而避免由于忽略不同层次数据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偏差结果的产生^[90, 91]。此外,为检验国家效应的显著性,本文建立了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零模型(Null model)并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③,从而估计由于国家差异造成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84]。零模型的 ICC 值为 0.140 9, 95% 的置信区间为 [0.104 0, 0.188 2], 这表明 14.09% 的主观幸福感的方差是由国家异质性引起,因此有必要使用跨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总均值中心化(grandmean-centering)已经被用来解决跨层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对除了虚拟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都进行了总均值中心化处理。运算均在 STATA 中进行^④,针对调节效应的检验,本文对创业者类型这一变量构建了随机截距-随机斜率跨层线性回归模型。

4 实证检验

4.1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为基准模型,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纳入营商环境变量;模型 3 纳入机会型创业变量,对比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模型 4 同时纳入营商环境和机会型创业变量;模型 5 中纳入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交互项。为了确保营商环境的影响不受其他国家层面因素的干扰,有必要加入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然而,国家层面的变量往往具有高相关性,可能会造成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在模型 6 中排除了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交互项对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对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模型 5)进行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模型的平均 VIF 值为 8.20,属于可接受区间,表明模型不存在

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估计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本文进行了赤池信息准则检验(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相比模型 1~模型 4,模型 5 的 AIC 结果表明,加入营商环境和机会型创业的交互项有效提高了模型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度。各模型 Wald 检验结果均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模型设定上整体显著。此外,各模型组内相关系数(ICC)范围为 0.124 7~0.134 5,尽管这些值小于零模型的 ICC 值 0.140 9,但仍显著区别于零,说明当前的国家层面变量仍无法完全解释因变量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国家层面方差(country-level variance)。各模型的对数似然比检验(LR Test vs Linear Model)拒绝了原假设即随机截距方差在统计上与零无差异,结果也说明与普通的线性回归相比,采用跨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解释力度更强。

由表 3 中模型 1 可见,对控制变量的分析显示,年龄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受教育水平、收入和自我效能更高的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更高;女性比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失败恐惧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此外,国家层面控制变量(GDP 增长率和失业率)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考虑到更多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可能影响。

模型 2 的跨层回归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的主效应显著($\beta = 0.009 2, p < 0.05$),假设 1 得到支持。此外,模型 4 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营商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beta = 0.007 7, p < 0.05$)。模型 3($\beta = 0.212 4, p < 0.001$)和模型 4($\beta = 0.210 1, p < 0.001$)的检验结果显示,机会型创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假设 2 得到支持。这表明,机会型创业者比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模型 5 加入了营商环境和机会型创业的交互项,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与机会型创业的交互作用显著($\beta = 0.007 0, p < 0.05$),支持了假设 3。此外,剔除了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模型 6 结果保持不变。

③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是通过衡量组内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以表示某个层级数据对于整体变异解释能力的指标。

④ 本研究使用 STATA16 进行模型检验,如果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合并后数据以及 STATA 运算命令。

表3 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08 6 [*] (0.003 8)	-0.008 6 [*] (0.003 8)	-0.008 1 [*] (0.003 7)	-0.008 2 [*] (0.003 7)	-0.008 2 [*] (0.003 7)	-0.008 2 [*] (0.003 7)
年龄的平方	0.000 1 ^{**} (0.000 0)					
性别	0.038 5 ^{**} (0.013 2)	0.038 8 ^{**} (0.013 2)	0.045 9 ^{***} (0.013 1)	0.046 1 ^{***} (0.013 1)	0.046 1 ^{***} (0.013 1)	0.046 2 ^{***} (0.013 1)
受教育水平	0.022 0 ^{***} (0.005 4)	0.021 4 ^{***} (0.005 4)	0.012 7 [*] (0.005 4)	0.012 3 [*] (0.005 4)	0.012 3 [*] (0.005 4)	0.012 2 [*] (0.005 4)
收入	0.136 0 ^{***} (0.008 4)	0.136 1 ^{***} (0.008 4)	0.118 7 ^{***} (0.008 4)	0.118 8 ^{***} (0.008 4)	0.118 8 ^{***} (0.008 4)	0.118 8 ^{***} (0.008 4)
失败恐惧	-0.075 8 ^{***} (0.014 5)	-0.075 9 ^{***} (0.014 5)	-0.064 1 ^{***} (0.014 4)	-0.064 2 ^{***} (0.014 4)	-0.064 1 ^{***} (0.014 4)	-0.064 0 ^{***} (0.014 4)
创业网络连接	0.013 0 (0.013 9)	0.013 0 (0.013 9)	0.00 22 (0.013 8)	0.002 3 (0.013 8)	0.002 3 (0.013 8)	0.002 3 (0.013 8)
自我效能	0.096 7 ^{***} (0.017 9)	0.097 2 ^{***} (0.017 9)	0.084 4 ^{***} (0.017 8)	0.084 8 ^{***} (0.017 8)	0.084 8 ^{***} (0.017 8)	0.084 6 ^{***} (0.017 8)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08 3 (0.014 5)	-0.012 4 (0.014 0)	-0.003 2 (0.014 2)	-0.007 2 (0.013 8)	-0.007 9 (0.013 8)	
失业率	-0.010 1 (0.006 7)	-0.009 9 (0.006 4)	-0.009 6 (0.006 5)	-0.008 9 (0.006 3)	-0.008 6 (0.006 3)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09 2 [*] (0.003 8)		0.007 7 [*] (0.003 7)	0.003 3 (0.004 1)	0.003 2 (0.004 2)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12 4 ^{***} (0.030 6)	0.210 1 ^{***} (0.030 8)	0.199 6 ^{***} (0.029 3)	0.200 4 ^{***} (0.029 4)
跨层交互项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0.007 0 [*] (0.002 8)	0.007 1 [*] (0.002 8)
常数项	-0.083 9 [†] (0.049 1)	-0.11 47 [*] (0.049 1)	-0.225 5 ^{***} (0.049 8)	-0.250 5 ^{***} (0.051 1)	-0.247 1 ^{***} (0.050 7)	-0.247 9 ^{***} (0.048 9)
ICC	0.134 5	0.124 7	0.128 7	0.128 6	0.12 64	0.131 2
Individual-level variance	0.763 4 (0.007 7)	0.763 4 (0.007 7)	0.749 3 (0.007 6)	0.749 2 (0.007 6)	0.749 3 (0.007 6)	0.749 3 (0.007 6)
Country-level variance	0.118 6 (0.020 9)	0.108 7 (0.019 3)	0.110 7 (0.021 6)	0.110 6 (0.021 9)	0.108 4 (0.021 1)	0.113 1 (0.021 8)
N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N of groups	69	69	69	69	69	69
AIC	50 531.0	50 527.3	50 238.6	50 236.8	50 233.0	50 230.9
Wald χ^2	469.6 ^{***}	476.0 ^{***}	408.3 ^{***}	411.4 ^{***}	426.0 ^{***}	423.3 ^{***}
ln likelihood	-25 252.5	-25 249.7	-25 103.3	-25 101.4	-25 098.5	-25 099.4
LR test vs. linear model	2 823.2 ^{***}	2 599.3 ^{***}	2 868.7 ^{***}	2 664.5 ^{***}	2 647.5 ^{***}	2 720.8 ^{***}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系数估计标准误.

为了进一步理解机会型创业对营商环境和主观幸福感关系调节效应,本文基于表 3 中的模型 5 绘制了调节图并在图中标明了 95% 的置信区间估计。如图 3 所示,营商环境对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大,即优化营商环境会扩大机会型创业者与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差距,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3。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删 除 兼 职 创 业 者 样 本

相比于兼职创业者,全职创业者承担的财务压力更大,因而面临的创业风险更高^[92]。这使得兼职创业者和全职创业者感知到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差异,可能会对本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为防止创业者样本选择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删除兼职创业者样本,仅保留全职创业者样本,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假设。结果见表 4,主效应的系数估计以及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均与前述假设一致,假

设验证结果不变,前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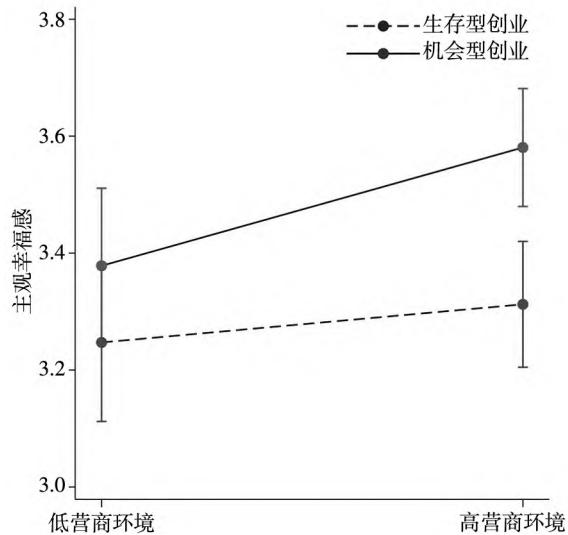


图 3 营商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创业类型的调节作用

Fig. 3 Moderating effect of types of entrepreneu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4 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1)

Table 4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Robustness test 1)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08 5 * (0.003 9)	-0.008 6 * (0.003 9)	-0.008 0 * (0.003 9)	-0.008 1 * (0.003 9)	-0.008 1 * (0.003 9)	-0.008 1 * (0.003 9)
年龄的平方	0.000 1 ** (0.000 0)					
性别	0.038 9 ** (0.013 6)	0.039 1 ** (0.013 6)	0.047 0 *** (0.013 5)	0.047 3 *** (0.013 5)	0.047 3 *** (0.013 5)	0.047 4 *** (0.013 5)
受教育水平	0.021 9 *** (0.005 5)	0.0213 *** (0.005 6)	0.012 4 * (0.005 5)	0.011 9 * (0.005 5)	0.011 9 * (0.005 5)	0.011 9 * (0.005 5)
收入	0.135 9 *** (0.008 6)	0.135 9 *** (0.008 6)	0.119 0 *** (0.008 6)	0.119 1 *** (0.008 6)	0.119 1 *** (0.008 6)	0.119 1 *** (0.008 6)
失败恐惧	-0.076 6 *** (0.014 9)	-0.076 7 *** (0.014 9)	-0.065 6 *** (0.014 8)	-0.065 7 *** (0.014 8)	-0.065 6 *** (0.014 8)	-0.065 6 *** (0.014 8)
创业网络连接	0.006 7 (0.014 3)	0.006 7 (0.014 3)	-0.003 7 (0.014 2)	-0.003 7 (0.014 2)	-0.003 7 (0.014 2)	-0.003 7 (0.014 2)
自我效能	0.110 8 *** (0.018 5)	0.111 3 *** (0.018 5)	0.098 0 *** (0.018 4)	0.098 3 *** (0.018 4)	0.098 5 *** (0.018 4)	0.098 3 *** (0.018 4)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06 5 (0.014 6)	-0.010 7 (0.014 1)	-0.002 4 (0.014 3)	-0.006 6 (0.013 9)	-0.007 1 (0.013 9)	
失业率	-0.0096 (0.006 7)	-0.009 4 (0.006 5)	-0.009 0 (0.006 5)	-0.008 3 (0.006 4)	-0.008 0 (0.006 4)	

续表 4
Table 4 Continue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09 3 [*] (0.003 8)		0.008 2 [*] (0.003 8)	0.0036 (0.004 2)	0.003 5 (0.004 2)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06 1 *** (0.030 7)	0.203 9 *** (0.030 9)	0.194 1 *** (0.029 5)	0.194 8 *** (0.029 5)
跨层交互项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0.006 9 [*] (0.002 8)	0.006 9 [*] (0.002 8)
常数项	-0.093 2 [†] (0.049 6)	-0.125 0 [*] (0.049 6)	-0.229 9 *** (0.051 0)	-0.257 2 *** (0.052 3)	-0.253 5 *** (0.051 9)	-0.254 2 *** (0.049 9)
ICC	0.134 8	0.124 9	0.132 8	0.132 7	0.130 3	0.134 9
Individual-level variance	0.763 1 (0.007 9)	0.763 1 (0.007 9)	0.749 2 (0.007 8)	0.749 2 (0.007 8)	0.749 2 (0.007 8)	0.749 2 (0.007 8)
Country-level variance	0.118 9 (0.021 1)	0.108 9 (0.019 4)	0.114 7 (0.022 5)	0.114 7 (0.022 9)	0.112 3 (0.022 1)	0.116 8 (0.022 7)
N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18 600
N of groups	69	69	69	69	69	69
AIC	48 012.0	48 008.2	47 739.7	47 737.5	47 734.0	47 731.5
Wald ch^2	458.1 ***	464.6 ***	400.7 ***	404.4 ***	417.7 ***	415.4 ***
ln likelihood	-23 993.0	-23 990.1	-23 853.9	-23 851.7	-23 849.0	-23 849.8
LR test vs. linear model	2 506.6 ***	2 297.4 ***	2 561.0 ***	2 369.5 ***	2 353.4 ***	2 412.5 ***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系数估计标准误。

4.2.2 考虑更多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本研究尝试纳入更多的国家层面控制变量, 包含 Gini 指数和社会规范。Gini 指数来自于世界银行, 用于衡量所在国家中个人或家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 Gini 系数为 0 表示完全公平, 而为 100 则表示完全不公平。既有研究指出, 一个国家过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生存型创业数量增加, 从而对创业群体的整体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7]。社会规范反映了国家对创业的支持程度, 使用 GEM 成年人口调查(APS)国家层面调研题项“人们认为创业是优选的职业”、“成功的创业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经常在公共媒体上看到成功创业的宣传报道”的平均值进行衡量^[93]。社会规范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6。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影响创业者感知到的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意义, 从而影响创业者的

幸福感^[32]。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本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4.2.3 国家层面变量前置 1 年

考虑到国家层面的制度相关的变量发挥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参考既有研究^[24, 89], 将国家层面变量前置 1 年, 合并入 GEM 个体微观数据中。前置制度变量不仅可以反映制度发挥影响的时间效应, 还可以进一步避免模型内生性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6, 结果与前述假设一致, 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4.2.4 考察国家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嵌入在国家层面的个体层面变量, 每个国家之间的观察值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若不按照国家聚类标准误, 容易导致被解释变量系数的标准误被低估, t 值被高估。因此, 本文进一步考察国家层面聚类标准误, 对主要回

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检验结果与前述假设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4.2.5 替换模型检验方法

本文着重探讨国家层面的营商环境是否影响个体层面创业者幸福感, 有必要使用跨层回归模

型对主分析进行检验。同时, 前述跨层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结果也表明了使用跨层模型的必要性。但为了确保结果稳健, 本文进一步使用了传统 OLS 回归模型对主分析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稳健性结果与前述假设检验一致, 表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5 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2)

Table 5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Robustness test 2)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15 4 *** (0.004 5)	-0.015 4 *** (0.004 5)	-0.015 2 *** (0.004 5)	-0.015 1 *** (0.004 5)	-0.015 1 *** (0.004 5)	-0.015 2 *** (0.004 5)
年龄的平方	0.000 2 *** (0.000 1)	0.000 2 *** (0.000 1)	0.000 2 *** (0.000 1)	0.000 2 *** (0.000 1)	0.000 2 *** (0.000 1)	0.000 2 *** (0.000 1)
性别	0.047 1 ** (0.015 7)	0.047 0 ** (0.015 7)	0.056 6 *** (0.015 6)	0.056 5 *** (0.015 6)	0.056 3 *** (0.015 6)	0.056 9 *** (0.015 6)
受教育水平	0.007 4 (0.006 4)	0.007 1 (0.006 4)	-0.002 3 (0.006 4)	-0.002 5 (0.006 4)	-0.002 4 (0.006 4)	-0.002 9 (0.006 4)
收入	0.180 3 *** (0.009 7)	0.180 4 *** (0.009 7)	0.160 8 *** (0.009 7)	0.161 0 *** (0.009 7)	0.160 9 *** (0.009 7)	0.160 8 *** (0.009 7)
失败恐惧	-0.112 5 *** (0.0165)	-0.112 3 *** (0.0165)	-0.099 1 *** (0.0164)	-0.099 1 *** (0.0164)	-0.098 7 *** (0.0164)	-0.098 7 *** (0.0164)
创业网络连接	0.020 6 (0.016 0)	0.020 4 (0.016 0)	0.009 1 (0.015 9)	0.008 9 (0.015 9)	0.008 7 (0.015 9)	0.008 6 (0.015 9)
自我效能	0.116 0 *** (0.019 8)	0.116 4 *** (0.019 8)	0.104 3 *** (0.019 6)	0.104 6 *** (0.019 6)	0.104 8 *** (0.019 6)	0.104 0 *** (0.019 6)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20 3 (0.022 7)	-0.025 3 (0.021 5)	-0.011 0 (0.021 5)	-0.018 5 (0.020 8)	-0.018 6 (0.020 8)	
失业率	-0.014 1 * (0.007 2)	-0.011 8 [†] (0.006 9)	-0.010 4 (0.006 8)	-0.008 8 (0.006 7)	-0.008 5 (0.006 7)	
Gini 指数	0.007 8 (0.008 4)	0.016 3 [†] (0.008 7)	0.006 9 (0.008 0)	0.014 2 [†] (0.008 5)	0.014 3 [†] (0.008 5)	
社会规范	0.004 2 (0.005 6)	0.005 2 (0.005 3)	0.005 2 (0.005 4)	0.005 8 (0.005 2)	0.005 7 (0.005 2)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13 5 * (0.006 2)		0.011 5 [†] (0.006 0)	0.006 3 (0.006 6)	-0.001 5 (0.006 3)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47 2 *** (0.030 4)	0.246 2 *** (0.030 5)	0.234 7 *** (0.029 9)	0.234 8 *** (0.030 0)
跨层交互项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0.007 2 [†] (0.003 8)	0.007 4 [†] (0.003 8)

续表 5

Table 5 Continue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项	-0.102 0 [†] (0.056 4)	-0.115 9 [*] (0.053 8)	-0.266 1 ^{***} (0.056 1)	-0.282 5 ^{***} (0.055 9)	-0.277 1 ^{***} (0.056 1)	-0.331 8 ^{***} (0.055 7)
ICC	0.085 4	0.075 7	0.079 8	0.079 0	0.079 5	0.099 4
Individual-level variance	0.656 6 (0.008 3)	0.656 6 (0.008 3)	0.644 3 (0.008 2)	0.644 3 (0.008 2)	0.644 2 (0.008 2)	0.644 2 (0.008 2)
Country-level variance	0.061 3 (0.015 0)	0.053 8 (0.013 4)	0.055 9 (0.016 8)	0.055 2 (0.017 5)	0.055 7 (0.017 0)	0.071 1 (0.019 7)
N	12 411	12 411	12 411	12 411	12 411	12 411
N of groups	40	40	40	40	40	40
AIC	30 143.7	30 141.2	29 936.6	29 935.2	29 933.8	29 935.1
Wald χ^2	572.5 ^{***}	578.2 ^{***}	530.2 ^{***}	534.1 ^{***}	545.0 ^{***}	533.6 ^{***}
ln likelihood	-15 056.9	-15 054.6	-14 950.3	-14 948.6	-14 946.9	-14 951.5
LR test vs. linear model	582.4 ^{***}	451.0 ^{***}	585.7 ^{***}	473.6 ^{***}	474.6 ^{***}	862.4 ^{***}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系数估计标准误。

表 6 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3)

Table 6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Robustness test 3)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08 5 [†] (0.004 4)	-0.008 6 [*] (0.004 4)	-0.008 1 [†] (0.004 3)	-0.008 2 [†] (0.004 3)	-0.008 2 [†] (0.004 3)	-0.008 2 [†] (0.004 3)
年龄的平方	0.000 1 [*] (0.000 1)					
性别	0.051 5 ^{***} (0.015 3)	0.051 7 ^{***} (0.015 3)	0.060 0 ^{***} (0.015 3)	0.060 2 ^{***} (0.015 3)	0.060 2 ^{***} (0.015 3)	0.060 4 ^{***} (0.015 3)
受教育水平	0.010 9 [†] (0.006 1)	0.010 2 [†] (0.006 1)	0.001 8 (0.006 1)	0.001 3 (0.006 1)	0.001 3 (0.006 1)	0.001 0 (0.006 1)
收入	0.150 0 ^{***} (0.009 7)	0.150 2 ^{***} (0.009 7)	0.132 5 ^{***} (0.009 7)	0.132 7 ^{***} (0.009 7)	0.132 8 ^{***} (0.009 7)	0.132 9 ^{***} (0.009 7)
失败恐惧	-0.107 2 ^{***} (0.016 8)	-0.107 3 ^{***} (0.016 8)	-0.096 6 ^{***} (0.016 7)	-0.096 8 ^{***} (0.016 7)	-0.096 7 ^{***} (0.016 7)	-0.096 6 ^{***} (0.016 7)
创业网络连接	0.023 2 (0.015 7)	0.023 3 (0.015 7)	0.013 0 (0.015 6)	0.013 2 (0.015 6)	0.013 2 (0.015 6)	0.013 4 (0.015 6)
自我效能	0.095 5 ^{***} (0.021 0)	0.096 2 ^{***} (0.021 0)	0.084 9 ^{***} (0.020 8)	0.085 6 ^{***} (0.020 8)	0.085 6 ^{***} (0.020 8)	0.085 4 ^{***} (0.020 8)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02 0 (0.003 0)	0.000 9 (0.003 1)	-0.002 6 (0.003 0)	-0.000 4 (0.003 1)	-0.000 1 (0.003 1)	
失业率	-0.010 6 (0.007 0)	-0.009 4 (0.006 7)	-0.010 7 (0.006 8)	-0.009 8 (0.006 6)	-0.009 4 (0.006 6)	

续表 6

Table 6 Continue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11 2 [*] (0.004 6)		0.008 4 [†] (0.004 6)	0.006 2 (0.004 8)	0.006 8 (0.004 6)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26 2 *** (0.030 9)	0.223 5 *** (0.030 7)	0.220 6 *** (0.029 8)	0.220 8 *** (0.029 7)
跨层交互项					0.005 1 [†] (0.003 0)	0.005 2 [†] (0.003 0)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常数项	-0.064 7 (0.052 0)	-0.085 2 [†] (0.050 8)	-0.225 1 *** (0.052 1)	-0.238 1 *** (0.051 5)	-0.240 0 *** (0.051 5)	-0.249 9 *** (0.051 7)
ICC	0.140 4	0.129 1	0.127 5	0.121 1	0.121 5	0.125 3
Individual-level variance	0.772 4 (0.008 9)	0.772 3 (0.008 9)	0.758 3 (0.008 7)	0.758 3 (0.008 7)	0.758 4 (0.008 7)	0.758 4 (0.008 7)
Country-level variance	0.126 1 (0.023 7)	0.114 5 (0.021 6)	0.110 8 (0.021 9)	0.104 5 (0.020 8)	0.104 9 (0.020 8)	0.108 7 (0.021 5)
N	15 130	15 130	15 130	15 130	15 130	15 130
N of groups	60	60	60	60	60	60
AIC	39 256.8	39 253.2	39 029.7	39 028.5	39 027.8	39 025.8
Wald chi ²	401.3 ***	407.7 ***	379.7 ***	384.9 ***	392.6 ***	390.7 ***
ln likelihood	-19 615.4	-19 612.6	-19 499.9	-19 498.2	-19 496.9	-19 497.9
LR test vs. linear model	2 555.1 ***	2 300.4 ***	2 568.4 ***	2 340.7 ***	2 334.9 ***	2 414.2 ***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系数估计标准误.

表 7 跨层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4)

Table 7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Robustness test 4)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08 6 [†] (0.004 7)	-0.008 6 [†] (0.004 7)	-0.008 1 [†] (0.004 6)	-0.008 2 [†] (0.004 6)	-0.008 2 [†] (0.004 6)	-0.008 2 [†] (0.004 6)
年龄的平方	0.000 1 [*] (0.000 1)					
性别	0.038 5 [†] (0.020 1)	0.038 8 [†] (0.020 1)	0.045 9 [*] (0.020 2)	0.046 1 [*] (0.020 2)	0.046 1 [*] (0.020 2)	0.046 2 [*] (0.020 2)
受教育水平	0.022 0 [†] (0.012 0)	0.021 4 [†] (0.012 0)	0.012 7 (0.012 2)	0.012 3 (0.012 2)	0.012 3 (0.012 2)	0.012 2 (0.012 2)
收入	0.136 0 *** (0.029 3)	0.136 1 *** (0.029 3)	0.118 7 *** (0.028 1)	0.118 8 *** (0.028 1)	0.118 8 *** (0.028 1)	0.118 8 *** (0.028 1)
失败恐惧	-0.075 8 [*] (0.034 1)	-0.075 9 [*] (0.034 1)	-0.064 1 [†] (0.032 9)	-0.064 2 [†] (0.032 9)	-0.064 1 [†] (0.032 9)	-0.064 0 [†] (0.032 9)
创业网络连接	0.013 0 (0.015 8)	0.013 0 (0.015 7)	0.002 2 (0.014 7)	0.002 3 (0.014 7)	0.002 3 (0.014 7)	0.002 3 (0.014 7)
自我效能	0.096 7 *** (0.024 3)	0.097 2 *** (0.024 2)	0.084 4 *** (0.022 9)	0.084 8 *** (0.022 8)	0.084 8 *** (0.022 8)	0.084 6 *** (0.022 8)

续表 7

Table 7 Continue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08 3 (0.015 4)	-0.012 4 (0.012 4)	-0.003 2 (0.015 9)	-0.007 2 (0.013 6)	-0.007 9 (0.013 4)	
失业率	-0.010 1 [†] (0.006 1)	-0.009 9 [†] (0.005 9)	-0.009 6 (0.006 2)	-0.008 9 (0.006 1)	-0.008 6 (0.006 1)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09 2 ** (0.003 3)		0.007 7 * (0.003 2)	0.003 3 (0.003 9)	0.003 2 (0.003 8)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12 4 *** (0.027 5)	0.210 1 *** (0.027 8)	0.199 6 *** (0.029 3)	0.200 4 *** (0.029 3)
跨层交互项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0.007 0 [†] (0.003 9)	0.007 1 [†] (0.000 4)
常数项	-0.08 39 [†] (0.050 3)	-0.114 7 * (0.052 1)	-0.225 5 *** (0.053 6)	-0.250 5 *** (0.055 6)	-0.247 1 *** (0.055 4)	-0.247 9 *** (0.048 5)
ICC	0.134 5	0.124 7	0.128 7	0.128 6	0.126 4	0.131 2
Individual-level variance	0.763 4 (0.042 5)	0.763 4 (0.042 5)	0.749 3 (0.041 4)	0.749 2 (0.041 4)	0.749 3 (0.041 4)	0.749 3 (0.041 4)
Country-level variance	0.118 6 (0.030 2)	0.108 7 (0.028 2)	0.110 7 (0.023 7)	0.110 6 (0.023 1)	0.108 4 (0.023 0)	0.113 1 (0.023 8)
N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N of groups	69	69	69	69	69	69
AIC	50 531.0	50 527.3	50 238.6	50 236.8	50 233.0	50 230.9
Wald chi ²	87.6 ***	116.1 ***	107.1 ***	134.2 ***	181.6 ***	168.0 ***
ln pseudolikelihood	-25 252.5	-25 249.7	-25 103.3	-25 101.4	-25 098.5	-25 099.4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国家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 8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5)

Table 8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Robustness test 5)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年龄	0.003 9 (0.000 4)	0.001 0 (0.000 4)	0.003 6 (0.000 4)	0.000 9 (0.000 4)	0.001 1 (0.000 4)	0.000 6 (0.000 4)
年龄的平方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0 (0.000 1)	0.000 1 (0.000 1)
性别	-0.011 3 (0.013 9)	0.000 8 (0.013 9)	-0.002 9 (0.013 9)	0.008 2 (0.013 8)	0.007 0 (0.013 8)	0.013 4 (0.013 8)
受教育水平	0.085 9 *** (0.005 0)	0.062 9 *** (0.005 2)	0.074 3 *** (0.005 0)	0.053 1 *** (0.005 2)	0.053 7 *** (0.005 2)	0.048 8 *** (0.005 1)
收入	0.101 5 *** (0.008 6)	0.102 0 *** (0.008 5)	0.089 6 *** (0.0086)	0.090 6 *** (0.008 5)	0.089 4 *** (0.008 5)	0.091 5 *** (0.008 5)

续表 8

Table 8 Continues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体层面						
失败恐惧	-0.082 5 *** (0.015 4)	-0.081 2 *** (0.015 3)	-0.071 1 *** (0.015 4)	-0.070 4 *** (0.015 3)	-0.068 7 *** (0.015 3)	-0.067 1 *** (0.015 3)
创业网络连接	-0.065 9 *** (0.014 5)	-0.054 2 *** (0.014 5)	-0.075 9 *** (0.014 5)	-0.064 4 *** (0.014 4)	-0.065 8 *** (0.014 4)	-0.060 9 *** (0.014 4)
自我效能	0.072 5 *** (0.019 0)	0.087 8 *** (0.018 9)	0.060 6 ** (0.018 9)	0.075 6 *** (0.018 8)	0.076 1 *** (0.018 8)	0.068 6 *** (0.018 8)
国家层面						
GDP 增长率	0.002 0 (0.002 4)	-0.004 9 * (0.002 4)	0.005 0 * (0.002 4)	-0.001 8 (0.002 4)	-0.001 7 (0.002 4)	
失业率	-0.010 4 *** (0.001 2)	-0.012 4 *** (0.001 2)	-0.008 7 *** (0.001 2)	-0.010 7 *** (0.001 2)	-0.010 4 *** (0.001 2)	
自变量						
营商环境		0.011 3 *** (0.000 7)		0.010 7 *** (0.000 7)	0.004 6 ** (0.001 5)	0.003 3 * (0.001 5)
调节变量						
机会型创业			0.248 8 *** (0.015 6)	0.237 0 *** (0.015 5)	0.244 1 *** (0.015 6)	0.255 3 *** (0.015 5)
跨层交互项						
营商环境 × 机会型创业					0.007 8 *** (0.001 6)	0.008 7 *** (0.001 6)
常数项	0.009 6 (0.020 7)	-0.016 1 (0.020 7)	-0.161 8 *** (0.023 2)	-0.178 1 *** (0.023 1)	-0.185 3 *** (0.023 2)	-0.193 7 *** (0.023 2)
N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19 577
N of groups	69	69	69	69	69	69
AIC	53 350.2	53 122.6	53 099.3	52 893.3	52 872.5	52 943.6
R-squared	0.040 1	0.051 3	0.052 4	0.062 4	0.063 5	0.059 9
Adj. R-squared	0.039 6	0.050 8	0.051 9	0.061 9	0.062 9	0.059 4
F	81.76 ***	96.19 ***	98.41 ***	108.6 ***	102.1 ***	113.4 ***
ln likelihood	-26 664.1	-26 549.3	-26 537.7	-26 433.7	-26 422.2	-26 459.8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系数估计标准误。

5 结束语

如何提高创业者的幸福感是目前创业研究的前沿课题。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本文探究“营商环境是否影响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和“对于不同类型创业者,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存在怎样的差异化影响?”两个研究问题。使用来自基于 69 个国家、19 577 个个体的宏观和微观混合数据,本研究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首先,

营商环境促进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其次,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高于生存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强。

5.1 理论贡献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做出理论贡献。第一,重点探讨营商环境与创业者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拓展了营商环境作用效果的研究。目前创业文献中对营商环境的作用效果的认识虽然已关

注到个体层面,但基本停留于对潜在创业者进入的积极作用^[2, 3, 24],而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缺少研究。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国家民生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是国家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以实现的最终目标^[94]。本文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8, 9],提出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创业者在搜索降低不确定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或付出的成本,最终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显示,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的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缺乏经验证据这一问题。

第二,解析了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对营商环境优化做出不同情感反应的机理,深化了对创业者幸福感研究中营商环境作用的认识。营商环境作用于身处其中的每个创业者^[95],然而个体差异会导致创业者受到的营商环境影响不同,而辨析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对营商环境优化的情感反应差异的机理,有利于建立起解析营商环境等制度作用的微观基础。虽然 Fritsch 等^[5, 7]等学者洞察到了营商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因人而异,但将创业者作为一个同质群体,聚焦于探索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创业者和雇员幸福感的差异性影响。因此,过往研究不易识别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对营商环境优化的差异性情感反应,也无法理清宏观营商环境作用于微观创业者幸福感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8, 9],提出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倾向于进入创新性市场、开发创新性机会^[14, 42],因此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由此其会从营商环境的降低不确定性功能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研究发现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优化营商环境对提高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更强。由此,本研究的发现增进了对营商环境作用边界的认识,实现了宏观与微观领域的有效连接。

第三,揭示了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差异的理论逻辑,深化了对创业者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认识。既有研究将创业者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创业幸福感产生的一般规律,对于创业者群体内部幸福感异质性的探索较少^[75]。实际上,不同类型创业者的创业需求的差异性会直接导致创业者幸福感的差异^[96]。从不确定管理角度入手,本研究承认相比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

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但本研究认为机会型创业者由于拥有更高的创业能力和资源^[62],因而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由此不确定性对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会被抵消。研究结果也和我们的理论解释相一致,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机会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生存型创业者。由此,研究发现增进了对创业者群体内部幸福感异质性的认识,拓展了创业者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考察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创业者类型的调节作用,为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创业者幸福感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应有之举。本研究启发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关注创业数量及创业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要关注创业群体幸福感问题,考虑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提高创业群体的幸福感。

第二,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创业群体内部异质性,有针对性地对创业者进行扶持,避免因幸福感差距拉大而激化创业者群体内部矛盾。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具备较高的成长性,是提高就业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91],是提升创业质量的关键。政府全力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能为机会型创业者营造更加幸福的创业环境,激励更多机会型创业者进入市场,推动‘双创’向更高层次和水平迈进。此外,针对生存型创业者,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引导与扶持机制,提升生存型创业者自我效能,促进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转化,进一步提高创业群体的幸福感。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重点关注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变量,并首次解析了创业者类型影响营商环境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机理。但仍存在一定研究局限,未来有拓展空间。第一,尽管本研究所使用的 GEM 数据库提供了成熟的主观幸福感指标,但并未提供其他类型的幸福感数据,例如心理幸福感。根据两大哲学理论——快乐论和实现论,幸福感常被划分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97-99]。两类

幸福感已被证明存在本质区别^[100]，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营商环境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发现对于面临不同程度不确定性的创业者,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提高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然而,本研究主要关注机会型和生存型这两类创业者,提出这两类创业者由于对营商环境降低不确定性功能的需求程度不同,导致营商环境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产生差异.创业者还有其他类型划分方式,这些不同类型的创业者面临的不确定性都存在差异.例如,模仿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者^[101]、科技型和非科技型创业者^[102].对于模仿型和创新型创业而言,创新型创业企业推出的产品或服务相对于

自己所在的市场是创新的^[64, 101],因而面临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索其他类型创业者,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

第三,本研究着重考察整体的营商环境对机会型创业者和生存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分营商环境^[5],比较不同指标(例如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办理破产等)对两类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第四,GEM 数据库仅提供了 2013 年一年的创业者幸福感信息.虽然稳健性检验表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对于不同年份的国家层面变量的选择不敏感,但是面板数据可以克服未观测到的异质性问题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面板数据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

参 考 文 献:

- [1]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家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9, 54(4): 84–98.
Xia Houxue, Tan Qingmei, Bai Junhong. Business environment, enterprise rent-seeking and market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enterprise surve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54(4): 84–98. (in Chinese)
- [2] 张卫东, 夏 蕾. 营商环境对大众创业的影响效应——来自商事制度改革的证据[J]. 改革, 2020, (9): 94–103.
Zhang Weidong, Xia Lei. The impact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system[J]. Reform, 2020, (9): 94–103. (in Chinese)
- [3]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 ——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Du Yunzhou, Liu Qiuchen, Cheng Jianqing. What kind of ecosystem for doing business will contribute to city-level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research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9): 141–155. (in Chinese)
- [4] 彭 伟, 沈仪扬, 袁文文.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 ——营商环境对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2, 34(3): 10–23.
Peng Wei, Shen Yiyang, Yuan Wenwen. Can you have your cake and also eat it?: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J]. R&D Management, 2022, 34(3): 10–23. (in Chinese)
- [5] Fritsch M, Sorgner A, Wyrwich M. Types of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of self-employed and paid employees in Europ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 56(2): 877–901.
- [6] 罗必良, 洪炜杰, 耿鹏鹏, 等. 赋权、强能、包容: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21, 37(10): 166–181, 240, 182.
Luo Biliang, Hong Weijie, Geng Pengpeng, et al. Empowering people, strengthening capacity and ensuring inclusiveness: Enhancing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educing relative pover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10): 166–181, 240, 182. (in Chinese)
- [7] Fritsch M, Sorgner A, Wyrwich M. Self-employment and well-being across institutional context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6): 105946.
- [8] Van den Bos K.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perceived procedural fairnes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6): 931–941.

- [9] Van den Bos K, Lind E A. Uncertainty management by means of fairness judgments[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4): 1–60.
- [10] Bylund P L, McCaffrey M.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stitutional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5): 461–475.
- [11] 施丽芳, 廖飞, 丁德明. 制度对创业家行动的影响机理——基于不确定管理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2): 118–129.
Shi Lifang, Liao Fei, Ding Deming. The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An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pproach[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 (12): 118–129. (in Chinese)
- [12] Rauch A, Fink M, Hatak I. Stress processe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32(3): 340–357.
- [13] Mrozewski M, Kratzer J. Entrepreneurship and country-level innovation: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7, 42(5): 1125–1142.
- [14] 郑馨, 周先波. 社会规范是如何激活创业活动的? [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1): 189–220.
Zheng Xin, Zhou Xianbo.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8, 17(1): 189–220. (in Chinese)
- [15] 胡望斌, 张玉利, 杨俊.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创业导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 (6): 92–109, 187–188.
Hu Wangbin, Zhang Yuli, Yang Jun. Is homogeneity or heterogeneity?: A study on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ical entrepreneurial team and new ventures'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 (6): 92–109, 187–188. (in Chinese)
- [16] Schaubroeck J, Ganster D C, Jones J R. Organization and occupation influences in the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3(6): 869–891.
- [17] Schneider B. The people make the place[J]. *Personnel Psychology*, 1987, 40(3): 437–453.
- [18] 李志军.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9.
Li Zhijun. *Evaluation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ese Cities*[M].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2019. (in Chinese)
- [19] Sendra-Pons P, Comeig I, Mas-Tur A. Institu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ship: A QCA analysis[J]. *European Research on Management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28(3): 100187.
- [20]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Chowdhury F, et al. Necessity or opportunity? Government size, tax policy, corrup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8(4): 2025–2042.
- [21] Prusak B, Morawska S, Łukowski M, et al. The impact of bankruptcy regim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there any relationship?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Journal*, 2022, 18(1): 473–498.
- [22] Chowdhury F,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Does corruption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4): 959–980.
- [23] Fu K, Wennberg K, Falkenhall B.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olvency legislation: A cross-country stud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0, 54(2): 383–404.
- [24] 郑馨, 周先波, 陈宏辉, 等. 东山再起: 怎样的国家制度设计能够促进失败再创业? ——基于 56 个国家 7 年混合数据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9, 35(7): 136–151, 181.
Zheng Xin, Zhou Xianbo, Chen Honghui, et al. Rebuild intelligently: How national institutions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restart from failure: Evidence from the pooled data of 56 countries 7 yea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7): 136–151, 181. (in Chinese)
- [25] 魏下海, 董志强, 张永璟. 营商制度环境为何如此重要? ——来自民营企业家“内治外攘”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 2015, (2): 105–116.
Wei Xiahai, Dong Zhiqiang, Zhang Yongjing. Why is the institu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o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hustle”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J]. *Economic Science*, 2015, (2): 105–116. (in Chinese)

- [26]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Caiazza R, et al.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latent and emergent entrepreneurship[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Social Change*, 2022, (174) : 121263.
- [27] Williamson A J, Gish J J, Stephan U. Let's focus on solutions to entrepreneurial ill-being! Recovery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entrepreneurial well-be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1, 45(6) : 1307 – 1338.
- [28]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 : 542 – 575.
- [29] Larsson J P, Thulin P. Independent by necessity?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in 70 countrie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4) : 921 – 934.
- [30] 于晓宇, 孟晓彤, 蔡 莉, 等. 创业与幸福感: 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8) : 30 – 44. Yu Xiaoyu, Meng Xiaotong, Cai Li, et al.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8, 40(8) : 30 – 44. (in Chinese)
- [31] Wiklund J, Nikolaev B, Shir N, et al. Bradley.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l-be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4) : 579 – 588.
- [32] Stephan U, Tavares S M, Carvalho H, et al. Self-employment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Energized by meaning, enabled by societal legitimac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0, 35(6) : 106047.
- [33] Su Y, Zahra S A, Li R, et al. Trust, pover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entrepreneurs[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20, 32(1 – 2) : 221 – 245.
- [34] Stephan U, Rauch A, Hatak I. Happy entrepreneurs? Everywhere? A meta-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lbe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3, 47(2) : 553 – 593.
- [35] Brieger S A, De Clercq D, Hessel J, et al. Greater fit and a greater gap: How environmental support for entrepreneurship increases the life satisfaction gap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employe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20, 26(4) : 561 – 594.
- [36] Yu X, Meng X, Stanley L, et al. Self-employ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contingent role of formal institution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4, 63(1) : 135 – 163.
- [37] 董志强, 魏下海, 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 (4) : 9 – 20. Dong Zhiqiang, Wei Xiahai, Tang Canq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30 citi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2, (4) : 9 – 20. (in Chinese)
- [38] 于文超, 梁平汉. 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11) : 136 – 154. Yu Wenchao, Liang Pinghan. Uncertaint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vitality[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9, (11) : 136 – 154. (in Chinese)
- [39] Santarelli E, Vivarelli M.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rocess of firms' entry, survival and growth[J]. *Industrial Corporate Change*, 2007, 16(3) : 455 – 488.
- [40] Reynolds P, Bosma N, Autio E, et al.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 – 2003[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 205 – 231.
- [41] Amorós J E, Ciravegna L, Mandakovic V, et al. Necessity or opportunity? The effects of state frag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entrepreneurial effort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actice*, 2019, 43(4) : 725 – 750.
- [42] Boudreux C J, Nikolaev B. Capital is not enough: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formal institution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3) : 709 – 738.
- [43] 李新春, 叶文平, 朱 汾. 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1)——基于 GEM 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7, 20(8) : 112 – 126. Li Xinchun, Ye Wenping, Zhu Hang. Social capital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national (regional) data based on GEM dat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7, 20(8) : 112 – 126. (in Chinese)
- [44] 杨 婵, 贺小刚, 李征宇. 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12) : 170 – 188. Yang Chan, He Xiaogang, Li Zhengyu. Family structure and peasants entrepreneu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TVS

- dat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7, (12): 170–188. (in Chinese)
- [45] 张玉利, 谢 巍. 改革开放、创业与企业家精神[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5): 4–9.
Zhang Yuli, Xie Wei.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business venturing and entrepreneurship[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8, 21(5): 4–9. (in Chinese)
- [46] Baron R A, Franklin R J, Hmieleski K M. Why entrepreneurs often experience low, not high, levels of stress: The joint effects of sele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3): 742–768.
- [47] Stephan U, Li J, Qu J. A fresh look at self-employment, stress and health: Accounting for self-selection, time and gende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Research*, 2020, 26(5): 1133–1177.
- [48] 陈晓红, 李杨扬. 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融资审批效率提升问题研究[J]. *经济科学*, 2015, (6): 103–116.
Chen Xiaohong, Li Yangyang.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ng approval efficiency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ial service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J]. *Economic Science*, 2015, (6): 103–116. (in Chinese)
- [49] Hobfoll S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3): 513–524.
- [50] Bencsik P, Chuluun T. Comparative well-being of the self-employed and paid employees in the US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 56(1): 355–384.
- [51]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9.
- [52] Amorós J E, Cristi O, Naudé W. Entrepreneur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the motivation to start-up a firm matter?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7): 389–398.
- [53] Bourlès R, Cozarenc A.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French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51(4): 943–963.
- [54] 陈 聪, 高 建, 李纪珍. 创业者幸福吗? 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3): 144–152.
Chen Cong, Gao Jian, Li Jizhen. Are entrepreneurs happ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entrepreneu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18, 39(3): 144–152. (in Chinese)
- [55] Hessels J, van Gelderen M, Thurik R. Entrepreneurial aspirations, motivations, and their driver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1(3): 323–339.
- [56]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 [57] Edwards J R, Caplan R D, Harrison R V. *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8] Edwards J R, Cooper C L. The person environment fit approach to stress: Recurring problems and some suggested solutions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1): 293–307.
- [59] Jafari-Sadeghi V. The motivational factors of business venturing: Opportunity versus necessity? A gendered perspective on European countr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3): 279–289.
- [60] Ucbasaran D, Westhead P, Wright M.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pursuit: Does an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matter?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2): 153–173.
- [61] 陈志军, 路江涌, 闵亦杰, 等. 家族涉入与企业创业导向——人力资源制度与实践的中介作用[J]. *管理学季刊*, 2017, 2(3): 68–90, 172.
Chen Zhijun, Lu Jiangyong, Min Yijie, et al. Family involvement and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RM systems and practic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2(3): 68–90, 172. (in Chinese)
- [62] Kautonen T, Palmroos J. The impact of a necessity-based start-up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satisfaction[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6(3): 285–300.
- [63] 刘鹏程, 李 磊, 王小洁. 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基于创业动机视角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 (8): 126–135.

- Liu Pengcheng, Li Lei, Wang Xiaojie.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3, (8): 126–135. (in Chinese)
- [64] 买忆媛, 周嵩安. 创新型创业的个体驱动因素分析[J]. *科研管理*, 2010, 31(5): 11–21.
- Mai Yiyuan, Zhou Songan. The driven motivation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10, 31(5): 11–21. (in Chinese)
- [65] Colquitt J A, Zipay K P. Justice, fairness, and employee reactions[J]. *The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5, 2(1): 75–99.
- [66] Nakara W A, Messeghem K, Ramaroson 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 context of poverty: A multilevel approach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6(4): 1601–1617.
- [67] Block J H, Kohn K, Miller D, et al.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petitive strateg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4(1): 37–54.
- [68] Brieger S A, Bäro A, Criaco G, et al. Entrepreneurs' ag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goals: A multi-country stud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 57(1): 425–453.
- [69] 杨学儒, 叶文平, 于晓宇, 等. 哪些创业失败者更可能卷土重来? ——基于松-紧文化与制度环境的跨国比较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19, 22(11): 1–18.
- Yang Xueru, Ye Wenping, Yu Xiaoyu, et al. Which venture losers are more likely to start again?: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from tight-loose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9, 22(11): 1–18. (in Chinese)
- [70] 张三保, 康璧成, 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 2020, 42(4): 5–19.
- Zhang Sanbao, Kang Bicheng, Zhang Zhixue. Evaluation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ese provinces: Indicator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42(4): 5–19. (in Chinese)
- [71] Abreu M, Oner O, Brouwer A, et al. Well-being effects of self-employment: A spatial inquir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4): 589–607.
- [72] Sevä J I, Vinberg S, Nordenmark M,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self-employed in Europe: Macroeconomy, gender and immigrant statu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6, 46(2): 239–253.
- [73] Pavot W, Diener E.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the emerging construct of life satisfaction[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8, 3(2): 137–152.
- [74]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4: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13.
- [75] Stephan U. Entrepreneur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32(3): 290–322.
- [76] Zhao H, O' Connor G, Wu J, et al. Age and entrepreneurial career success: A review and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1): 106007.
- [77] Unger J M, Rauch A, Frese M, et al. Human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A meta-analy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3): 341–358.
- [78] Nikolaev B, Rusakov P. Education and happiness: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6, 23(12): 827–830.
- [79] Powell G N, Eddleston K A. Linking family-to-business enrichment and support to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Do female and male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different outcom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2): 261–280.
- [80] Yu X, Meng X, Chen Y, et al. Work-family conflict,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new venture legitimacy in emerging economie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Social Change*, 2018, (135): 229–240.
- [81] Wach D, Stephan U, Weinberger E, et al. Entrepreneurs' stressors and well-being: A recovery perspective and diary stud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5): 106016.
- [82] Salinas-Jiménez M d M, Artés J, Salinas-Jiménez J. Income,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 779–793.

- [83] Nikolaev B, Boudreaux C J, Wood M. Entrepreneur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actice*, 2020, 44(3): 557–586.
- [84] De Clercq D, Brieger S A, Welzel C. Leveraging the macro-level environment to balance work and life: An analysis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job satisfac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1, 56(4): 1361–1384.
- [85] Stroe S, Sirén C, Shepherd D, et al. The dualistic regulatory effect of pa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failure and negative affect: Insights from facial express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0, 35(4): 105948.
- [86] 李慧慧, 黄莎莎, 孙俊华, 等. 社会支持、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幸福感[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8): 42–56.
- Li Huihui, Huang Shasha, Sun Junhua, et al. Social suppor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well-being [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22, 44(8): 42–56. (in Chinese)
- [87] Xin B, Jiang K. Economic uncertainty,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and negative interest rate polic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8(4): 430–452.
- [88] Aparicio S, Urbano D, Audretsch 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evidenc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6, (102): 45–61.
- [89] Capelleras J-L, Contin-Pilart I, Larraza-Kintana M, et al.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spiration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2(1): 3–25.
- [90] Raudenbush S W, Bryk A 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2.
- [91] 王博, 朱沆. 制度改善速度与机会型创业的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10): 111–126.
- Wang Bo, Zhu Ha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d of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opportunity-motivate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10): 111–126. (in Chinese)
- [92] Block J H, Landgraf A. Transition from part-time entrepreneurship to full-time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motives[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12(1): 259–282.
- [93] Pathak S, Muralidharan 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ompara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group collectivism and interpersonal trust[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16, (54): 168–188.
- [94] 李树, 陈刚.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15, 50(3): 62–74.
- Li Shu, Chen Gang.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n happiness, employment and recessive re-employ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5, 50(3): 62–74. (in Chinese)
- [95] 叶文平, 杨学儒, 朱沆. 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21(4): 4–14.
- Ye Wenping, Yang Xueru, Zhu Hang. Do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ffect happi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nation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8, 21(4): 4–14. (in Chinese)
- [96] Shepherd D A, Haynie J M. Venture failure, stigma,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 self-verification, self-determination view[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1, 5(2): 178–197.
- [97] 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1): 141–166.
- [98] 孟晓彤, 于晓宇, 李炜文, 等. 创业者幸福感的演化机制——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纵向单案例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4, 17(2): 223–241.
- Meng Xiaotong, Yu Xiaoyu, Li Weiwen, et al.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 well-being: Longitudinal single-case study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2024, 17(2): 223–241. (in Chinese)
- [99] Brieger S A, Sonbol D, De Clercq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egalitarian context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24, 62(5):

- 2322 – 2363.
- [100] Ryff C D. Entrepreneurship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Five venues for new sci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9, 34(4) : 646 – 663.
- [101] Cliff J E, Jennings P D, Greenwood R. New to the game and questioning the rules: The experiences and beliefs of founders who start imitative versus innovative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6, 21(5) : 633 – 663.
- [102] Marvel M R, Lumpkin G 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its effects on innovation radicalnes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actice*, 2007, 31(6) : 807 – 828.

The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69 countries

YU Xiao-yu^{1, 2, 3}, MENG Xiao-tong^{1, 2, 3, 4}, DI Ya-qi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hanghai Center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4.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fluences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ow this relationship varies by entrepreneurial typ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Using data from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the World Bank's Doing Business Report, and the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a multilevel database is constructed, covering 69 countries and 19 577 individuals. The model is tested using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stronger for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than for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significance of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ial entry to enhancing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well-being. However, it also highlights that such optimization may widen the well-being gap between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antecedents of entrepreneurs' well-being by integrating macro- and micro-level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to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both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necessity entrepreneurs;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